

风物咏

诗歌港

一抹乡愁话胶白

安心老去

小镇

刘春强

家住胶东，出生在农村，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冬日吃食是白菜。

家乡人习惯把白菜叫作“大白菜”。在我看来，白菜之所以称其大，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体形之硕，重量之沉，似乎没有哪种蔬菜能出其右。二是在冬季和次年开春一段时间里，白菜担纲吃食中菜品主力军的地位无法撼动。如此，把白菜冠以“百菜之王”，多少是有点道理的。

家乡人普遍种植的白菜品种是胶州白菜。胶州白菜，人们习惯称之为“胶白”。之所以选择种植胶白，父亲说，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他会扳着手指头历数胶白的好：个头圆润、外青内白、帮嫩多汁、生熟皆宜、口味鲜美、抗病力强、宜于栽培……父亲还说，白菜谐音“百财”，寓意富贵吉祥。胶白质地清、淡、素，像极了淳朴厚道的胶东人。反正在父亲嘴里，胶白是千般优、万般好。于我而言，因为一棵普普通通的白菜，我知道了胶州，记住了胶州。

只不过这一次站立，它们看不到蓝天，也望不见白云，当然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因为它们头顶上覆盖上一床泥土做成的被子保温，抵御寒风和大雪的袭扰。白菜们不急也不恼，对它们来说，它们喜欢这种生命的回归和安排。

父亲不会把全部的白菜入窖，会留一小部分现吃，这部分白菜要先放到屋外，去掉根部，再在阳光下晾晒，外帮干燥后才能登堂入室，住进闲屋。

凭心而论，童年时，我是厌烦白菜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再好的白菜缺少了辅料的加持，也会淡滋寡味。那时候，庄户人家食用油金贵，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腌菜吃。一个砂大碗里切上点菜，没有荤腥，淋上丁点儿油花，撒上几粒盐，是上顿炖下顿炖，今天炖明天炖，天天炖，想吃顿炒菜得等到过年过节。在冬天到来年开春这段时间的餐桌上，炖白菜唱主角，吃得我直倒胃口。今天，回忆起这段人生经历，我觉得白菜还是那个白菜，它的品质一直没变，是蹉跎的岁月让我和白菜产生了隔阂。我怎么糊涂到把罪过安在白菜身上呢！

贵吧，北京的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这里所说的“胶菜”就是大名鼎鼎的胶白。胶州籍著名散文作家张金凤在其《玉菘谱》中，更将羊脂玉般的胶白写得诗情画意，光彩照人，让人能够轻松地触摸到胶白的前世今生。

由此，我对胶白肃然起敬。

四

对白菜真正喜爱还是在我走出山村参加工作后。其时，社会发展，物质丰富，人们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我有许多机会出入各色餐厅，大厨们料理的白菜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才知道一棵白菜竟能做出那么多花样，才体味到白菜竟然这么好吃。白菜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于是，我开始喜欢上白菜。

近几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品尝过不少地方的白菜。不过，我总觉得，什么地方的白菜也不如胶白好。我的味蕾是否早已习惯胶白的口味，不得而知。我狭隘地认为，离开胶东的独有气候和土壤条件，胶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胶白。只有生长在胶东大地上的胶白，才是根红苗正的胶白。

成家后，每年秋季，父亲都会多种一些胶白。收成后，总把我的车后备箱塞得满满。工作闲暇之余，我也看着菜谱，依葫芦画瓢，拿着父亲送的胶白练手，竟也有模有样捣鼓出了“醋溜白菜”“白菜肉丝炒木耳”“凉拌白菜丝”“炆炒白菜”等菜品。不仅如此，我还学会了制作酸菜、包酸菜馅饺子。这一切全托胶白所赐啊。

如今，父亲已经引着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独有的光阴故事隐入尘烟。我也到了耳顺之年。我开始有极好的心情和充足的时间穿行在城市和乡野之间。每年立秋，我会在父亲当年洒下汗水的菜园里种上胶白，我也会像父亲一样把丰收的喜悦装进女儿的车后备箱里。

“大味必淡，别具殊美”。故乡的胶白不仅是一种舌尖上的美味，还是一缕思念，一抹乡愁。

三

稍及年长，读了点书，接触了一些关于白菜的知识，才知道这令我生烦的白菜着实来头不小。白菜，古称之为“菘”。宋代陆佃在《埤雅》中说，“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其色青白也。”苏轼说，“白菘似羔豚，冒土出熊蹯。”范成大说，“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其实，这些达官显贵和浪漫诗人们哪里尝过缺油少盐的白菜呢，如果他们吃过了这种口味的白菜，是否还会写下如此曼妙的语句呢？一棵白菜的滋味，又怎能与羔羊和熊掌之鲜香相媲美呢？

我断然不敢忽略胶白的渊源。资料显示，胶白的种植有一千多年历史，远在唐代就享有盛誉。胶白传入朝鲜和日本后，被称为“唐菜”。我还读过一些对胶白独有的赞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大概是物以稀为

“末伏萝卜，立秋白菜”，父亲一直遵循祖辈们留下来的耕种规律，每年立秋后的一周开始种白菜。

父亲是悬壶济世的乡间郎中，他一生中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循规蹈矩，郑重其事。母亲常常笑他侍弄土地像绣花。父亲自有一番道理，他坚持说，种地就得像绣花，马虎不得。这土地，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

种菜前，父亲总会把巴掌大的菜园地深翻耙平。他起的垄畦笔直、间距等宽，打眼看起来就舒心漂亮。打窝、下肥、浇底水、捻种、复垄等程序更是一丝不苟。最后他还会采摘瓜叶、梧桐叶盖在垄上。父亲告诉我，盖上这些叶子是为了保湿，让种子早点发芽。三五天后，掀开瓜叶，绿莹莹、娇嫩嫩的黄芽从土里探出脑袋，孩子般仰着粉嘟嘟的小脸。白菜出苗仅仅是开始，后续的田间管理更精细、更耗时费神，间苗、定苗、打药、捉虫、捆扎，每道工序都有条不紊，缺一不可。缺了，白菜就“给人眼色看”。

正像父亲说的那样，每年他种的白菜都比邻居们的长势好。不但个头大，而且摞压起来瓷实，不空心。每到收获季节，父亲沉醉在众人羡慕的眼神和称赞声中，那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长挂眉宇间。

二

小雪季节，是“取(收)菜”的时节。绿莹莹、翠生生的大白菜经过秋风的抚慰，最后再经过霜降的洗礼，阳光下似昂首挺胸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迎接父亲的到来。父亲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棵棵放倒，然后照例在菜地里挖一个方方正正的菜窖子。窖子大小根据白菜多少而定。窖子挖好后，就要小心翼翼把剥掉烂叶的白菜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菜窖里。这样，倒下的白菜又以另一种方式站立起来，

记忆里总有童年的梦中总会有家乡那条清清的小河静静地流淌映在河面上的还是那轮弯弯的月亮我赤脚踏在水中松软的沙子上

不觉间老了头上染满了白霜过了爱做梦的年龄脸上也写满了沧桑看过了几十载花谢花开了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尽管不能事事如人意却无悔年轻时展翅翱翔

安心老去吧老去的岁月有更从容的欢笑西沉的夕阳有最美丽的霞光

去看看小麦吧

李德庆

忧郁的时候，去看看小麦吧这是一首诗的题目诗里面有一句：小麦在，就不用担心苍天

前段时间，麦子阿姨爆火，只因在连麦时她说了一句——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到西双版纳，过一个温暖的冬

不知是不是受了他们影响那天去乡下途中，路过一片麦田望着冷风中瑟瑟发抖的麦苗我突然有种上前拥抱它们的冲动——以羞愧——以感恩，满怀的爱

思念

奋飞

父母一年比一年苍老，满头白发霜涂雪染。早年走路腿脚带风，眼下挪动步履蹒跚。

那年遭遇灾年荒月，揭不开锅断了炊，父母沿街乞讨喂养子女，忍辱负重恩重如山。

如今不幸患病住院，靠药物支撑苟延残喘，微弱呼吸时续时断，见儿最后一面望眼欲穿。

呼唤亲人千遍万遍，车船辗转为时已晚。子欲养亲不待，切肤之痛难捱难咽。

理应早点回家尽孝，哪怕床前侍候几天，喂口水喂口饭，报答父母恩情无边。

本版稿件由《胶东文学》特约刊登

胶東文学

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

● 编辑部电话：
0535-6821982

●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 本地投稿信箱：
jdwxbd@126.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7-1530/J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2-3623



邮局订阅二维码



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